

谈起于漪的教育格言,我们最先想到的是“一辈子做教师,一辈子学做教师”。它是于漪教育人生的写照。每每想起这句话,眼前就浮现出她在教育之路上“小跑前进”的身影,感受到教育生命力量的涌动,自己的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一生的朋友

许道军

我不会责备双手,虽然它们经常做错事;我不会责备双脚,虽然它们经常走错路。因为没有它们,我无所事事,也寸步难行。我无法表达对他们的依赖,姑且称之为朋友。所谓朋友,就是你不愿意让渡也不愿意交换的事物。

这样的朋友还有烟和酒。我知道与它们做朋友是不对的,过分亲密有损健康与心智,至少对我这样。在漫长的人生中,我一直在与它们作斗争,多次试图远离,甚至消灭它们。一度以为,没有它们,我的人生会更好。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因为所有的朋友都有缺陷,正如诗与远方。实际上,我的双脚从没有带我至远方,双手也从没有让我的生活更有诗意,正因为如此,二者带给我的伤害痛彻心扉。最好的东西给你的疼,最坏的恰恰不是,是厌恶与鄙视。而厌恶与鄙视,让你心安,让你坚定,让你对这个世界不必一一感谢。但没有它们,我的双手不知为何而努力,双脚也不知向何方。

这样的朋友还可以列出一个长单,比如梦,比如勇气与内心的美德。朋友不是让你合群,而是助你更孤独。孤独,多么脆弱,一点诱惑与善意就会让它碎灭。它是大风中的火苗,骤雨中的玫瑰。但此时,我也不奢求真正拥有它了。成为自己何其艰难,不成为他人终于成为底线。远方到不了就到不了吧,梦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吧,生活面前人人平等。最好的东西本来就不可能真正拥有,拥有了也无福消受。对于此,朋友也无能为力,只是尽力。

朋友笑着看你出错,朋友看着你走远又回来。朋友不必陪你前行,他只会在哪里。你甚至感觉不到拥有他们,一次次回到他们身边,如同一种习惯。有时候你会想,上天分配给你的事物多奇妙,你接受就是了,不必多想。

常记幼时乡村的月夜,夜空纯净如地上人间,星月晶亮,普照众生,满巷子里都是人,每家都是人丁鼎盛时期,每个人似乎都在记忆里定格的年纪不会变老,几代同堂,儿孙绕膝,怡乐天伦。当满月夸张地挂在天际,地上明暗交错的样子恰到好处,一幅错落有致、黑白斑驳的图景。耄耋之年的老奶盘腿坐在门口,拐杖放在坐垫旁,四周围坐着巷里上年岁的老妪,彼此的耳背让她们们的声音显得忒大,朗笑不时从没牙的嘴里播放出来,像是故作欢快的一场寿星晏谈。

微风带来夜的爽快,月光自枝叶间疏落流泻,男人们的烟火调和着气氛,渐渐把稼穡的话题引向别处,好像世界上的事都在他们吧嗒吧嗒的烟袋里。老人们暗夜里郑重的几句教诲不知点在了谁的痛处,主妇们忽然之间的放声一笑像是掩盖着什么私密,还有,寡妇

门前一闪身的男人,窈窕女子腰身轻曼地走过,偷着下池的小子湿淋淋地贴墙溜过,一切都像夏夜月光里的虫鸣声一般,融进了一段复杂的乐章里,成为记忆中夏夜里的一段永恒。这是那个时代的夜生活。那时,尚在年幼,对一切似乎都不必负责和担忧,甚至觉出夜晚的漫长和无尽,永无止境。

某夜,百无聊赖,爬上屋顶,灯火远去,有风袭来,一个人竟然陷入静静的虚空,渐渐与地上的热闹远离,云朵迅速擦过月影,飞鸟惊惧地鸣叫示警,看着地上的亲人并不在意一个人的去向,那一刻悲哀地想到自己终究要离他们而去,心中升起一阵渺茫,黑暗中忽然什么也看不见。又一夜,孩子们被撩拨着去爬一棵巨树,是白天都不敢尝试的事,树太高太粗,且无辅助之物。那群

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追问中愈发清晰。“教师的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”,在追求卓越的路上,她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、光明之心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,感染着身边的教育工作者。

在2024年的上海书展上,有几位老师自发寻找起书展中的“于漪老师”。

于漪主编的《基础教育教师学》“新鲜出炉”,这本书探究了中国基础教育教师成长的关键要素与规律,勾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沃土,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的理想形象。《从“草根教师”到人民教育家——于漪传》一书的首发式在2023年书展上举行,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当时谈起编写初衷,力争立正传、立大传,同时还要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——“人民教育家”是如何炼成的?在这一年的时间里,广大教育工作者、家长、学生手捧《于漪传》,在书中探索问题的答案。每每翻阅这本书,都能感受到在教育奋进的路上,于漪老师与我们同行。

当然,还有《于漪全集(修订版)》。2018年,《于漪全集》首发,它是基础教育特级教师的首部全集。2023年,《于漪全集(修订版)》首发。在首发式上,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动情地说:“一般的全集

爱道,也爱自然风物,各种花草树木,入乎心,形之于外,或文字或图片,带着湿漉漉的味道。蛟矾是长江北岸名胜所在。蛟矾烟浪虽经千年,魅力仍存。人梅,雨水陡增。蛟矾庙正面的沙滩、湿地和菜园没入水中,江面陡然开阔起来,两边的建筑都像浮在水上。压迫感消解,整个江滩都在宏大改造中。江前被淹,只得寻路村庄,绕道进入。正面上风浪正起,一浪接一浪打过来。四望,先是在路边寻着几粒小石子,瓜子大小,或浅白透明,或深黑凝重。

有时候,命运或缘分随时而起。这几天,长江大水,滩涂尽没。突然,一颗石蒜浮于水面,随浪起伏。是水落还于沙滩,还是随流天地外。但被带到一个千百人循因公干之所,这是一个遭遇,也是一个缘分。看到石

蒜,多半会想起《法华经》中的曼珠沙华,民间称此为离别之花,生是此岸,往生是彼岸。彼岸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宗教文献意会成曼陀罗,图案各异,隐喻生死。每年秋季,石蒜成片在江滩上如烟似火地展现。上班日日行走的中央公园空地上,平地一声雷,一片一片长出来,有点异样。想得复杂了。夏末初秋,那些石蒜在风中摇曳,姿态甚美,有点凄美。从其本意,形如蒜头,生于潮湿处,生命力旺盛。只是初生,无叶花洒红,成片陆起,确实卓尔不凡。

选了一个钧窑的浅绿色小罐,置入些许凉水,把石蒜放入罐内,还有一粒小石子。它们从蛟矾而来。只是从今以后,换了地方,静了下来。生与灭,看缘分深浅。我也是。小罐立于书橱里。蛟矾烟浪出没,和几千年的光影,尽在身后。

那些清亮的夜晚,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去做,甚至不必如世人那般闲谈说笑、星夜奔袭,只需像跳入清水一般跳入这月光如水的夜晚就好。今年入伏后热浪肆虐的一个夜晚,硕果盈空,追逐者众,谓为超级月亮。晚上,忍着蚊虫叮咬在城市户外拍月,一再腾挪竟竟不到毫无挂碍的绝佳机位,实在又想念过去夏夜里那轮坦荡如水的月亮,只是那样一片纯粹月光,并无多余的光污染就足以令人治愈并怀念。很多时候回想,曾经月光里的过去也许已经不朽,几无觅处,而更加值得惦念。那不朽的月光之下,有我贪恋的人间。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谈起了于漪的教育格言,我们最先想到的是“一辈子做教师,一辈子学做教师”。它是于漪教育人生的写照。每每想起这句话,眼前就浮现出她在教育之路上“小跑前进”的身影,感受到教育生命力量的涌动,自己的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“选择了做教师,就是选择了与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休戚与共、血脉相连的伟大事业。”心中有明灯一盏,便能照亮前行之路。在于漪的自我认知里,始终称自己是一名“草根教师”,但她也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“大”的中间是顶天立地的“人”。什么是天?为党培养人成长、成人、成才使不完劲。

95岁的于漪,她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7月的一天,一大早起床后,她就开始反复阅读杨浦区全体教师写给她的一封信,随后提笔回信,一写就是整整8页纸。在信中,她道出心声:虽已皓首之年,还要像你们一样,蓬勃向上,壮怀激烈,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高标,以历史师道文化的厚重和时代创新活力的特征自勉自励,努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生。下午,应电台采访要求,对11个访谈提纲一一“备课”,查找资料。傍晚,阅读8种报纸、刊物,摘抄学习。



夏夜(绢本设色) 陈白一

每逢十年才做修订,但从2018年到2023年,于漪老师又撰写了100多篇关于教育的文章,所以修订工作大大提前。“全集”共600多万字,这是于漪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在文稿纸上“码”出来的,是她的教育教学思想最朴素、最真实的呈现。

教师写作绝非舞文弄墨,在文字技巧上着力。于漪认为语言有温度,字词知冷暖,教育写作是有灵魂的生命、情的灵犀、事的原委、物的形塑,无不灵动地蕴含其中,纵向思接千载,横向视通万里,把育人之道放在其中琢磨,别有一番滋味,更有新的洞天。“思风发于胸臆,言泉流于唇齿”,皆因对学生的成长、成人、成才“沧海自浅情自深”,故而情动而辞发,或而潺潺淙淙,或而涛涛滚滚,织成教

育生命交响曲,评析、激励、反思、自强,立体、多维,增添教育实践的光亮。“一辈子做教师”,是坚守。三尺讲台一生情,再高的山、再远的路,无论多么崎岖坎坷,也要以万米赛跑的韧劲与勇毅攻坚克难。“一辈子学做教师”,是超越。教师的字典里没有一个“够”字,她始终本着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和惟真惟实的治学态度,自我超越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于漪曾动情地说过“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,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,那么,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。”如果时光回溯,在人生的站台上,停靠着开往未来的列车,她依旧会踏上名为“教师”的那一辆,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,教育生命依旧会闪光。

57年前,我成了一名小学生。我就读的小学,是所“村小”,只有四个年级,两个复式班,分别为一三四年级一个班,二四年级一个班。教复式班,讲究动静搭配。课堂上只有一个老师,要照顾两个年级的学生,只能是一动一静。通常,老师会先给年级高的学生布置课堂作业。之后,给低年级学生讲课。一堂课45分钟,只能先讲20分钟左右。否则,就会顾此失彼。老师给低年级学生讲授好了,布置当堂作业。低年级学生做作业时,老师这才给高年级学生开始上课。

实际的教學情形,比我现在讲述的要复杂得多。我们这些乡里的“细猴子”,顽皮得很,当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听老师吩咐,让做作业就做作业,让安静就安静的?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之间,总会生出些事端来的。不是追逐打闹,就是杂物乱扔。凡此等等。课任老师,以一人应对几十之众,结果只有一个:忙得猴子跳。

我进村小,在“一三班”。我的第一个课任老师,是位与我同姓的女老师。57年过去,刘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什么课文,做过什么算术题,全然不记得矣。但刘老师把我带到她兴化城的家里做了一回客,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算起来,我们那里距离兴化城也就十几里,近得很。然而,在刘老师没有带我到她家做客之前,我是个没有进过城的乡下孩子。刘老师这一“带”,填补了我人生的两个“空白”:一个是我终于到过兴化城啦!再一个就是,我吃到了生平第一根冰棍,而且是赤豆冰棍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休息日,我跟着刘老师,走在青砖铺就的街道上,好奇地东张张,西望望,并没有把炎热的太阳放在眼里,不一会儿小脸儿晒得通红。刘老师掏出手帕给我擦汗,口中自我责备着,“带把伞就好了,看这小脸儿晒熟了。再坚持一会儿,等到备战桥,老师给你冰棍儿好不好?”

“好。”尽管不知道冰棍为何物,我还是极顺从地回应了刘老师。因为刘老师,我才能来到这赫赫有名的兴化城,心里头已经很开心了。走过十几里乡路进城之后,我见到的第一座水泥桥面的拱桥,便是静卧在海池河上的备战桥。那垂柳依依的海池河,那刷得洁白的河边护栏,那一杆杆装有灯泡的路灯,无一不让我着迷。最是那古色古香的“拱极台”,刘老师说是兴化历代文人雅集的地方,大名鼎鼎的孔尚任,曾在此修改过他那著名的《桃花扇》呢。

一到备战桥,卖冰棍的多起来。备战桥上有人背着木头箱子,手敲“醒木”一样的东西,在箱子上发出“啪、啪、啪”的响声,同时边敲边叫喊着:“冰棍——卖冰棍——”

“买两支冰棍,要赤豆的。”刘老师拽住我的手,在一个卖冰棍的跟前停了下来,递给卖冰棍的四分钱钢镚儿。吮吸一口赤豆冰棍,真的凉爽到心里去了。这也太神奇了,如此炎热的夏天,哪里来的冰呢? “怎么样,冰棍好吃吧?”刘老师摸摸我的头。

“好吃!”我一激动,差点儿就把这是我头一回吃冰棍的事说出来了。当然,话到嘴边,我忍住了。让我十分懊恼的事情,还是发生了。如此凉冰冰、甜津津的冰棍,我没舍得吮吸几口,竟然在我手中掉了。其实也不是我没拿好,是那冰棍掉了。只有那扁扁的棍子,紧紧捏在我的手上。刘老师听到“啪”的一声,转身看我时,泪水已经在我眼眶里打转了。

“傻小伙(曾在此里修改过他那著名的《桃花扇》)你咋不吃呢?你不吃,它不就化了?是不是以前没吃过冰棍儿?”刘老师不仅发现了我的心思,也发现了我藏在嘴边的秘密。

我点点头。“没事,老师再给你买一支。”刘老师用手帕给我擦掉眼角的泪,又擦擦我后脑勺的汗,把我搂到她的跟前,安慰道。这一刻,刘老师的怀抱,跟我妈妈的一样,柔柔的,软软的。突然,我想妈妈了。

57年过去了,在我脑海里,一直活着一位剪着齐耳短发、面庞圆润的中年女性,她叫刘书萍,是我人生启蒙路上的第一位老师——我亲爱的刘老师!刘老师,愿您在天国一切都好。那个叫仁前的小伙,又想您了。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那支赤豆冰棍

刘仁前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那个中秋节,父亲用慈悲,为幼小的女儿们,烙上了生命的底色。

月圆之时
责编:殷健灵

